


岳春 著

泰国北部 山地民族 舞蹈文化研究



The Dance Culture of Northern Thai
Ethnic Groups in the Mountainous Region



泰国北部
山地民族
舞蹈文化研究

岳春

The Dance Culture of Northern Thai
Ethnic Groups in the Mountainous Region

云南大学出版社
YUNNAN UNIVERSITY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泰国北部山地民族舞蹈文化研究 / 岳春著. —昆明:
云南大学出版社, 2011. 9
ISBN 978-7-5482-0568-5

I. ①泰… II. ①岳… III. ①少数民族—民族舞蹈—
文化研究—泰国 IV. ①K336. 8②J732. 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1)第180296号

策划编辑: 聂滨

责任编辑: 聂滨

李平

装帧设计: 刘雨



泰国北部 山地民族 舞蹈文化研究

The Dance Culture of Northern Thai
Ethnic Groups in the Mountainous Region

岳春 著

出版发行: 云南大学出版社

印装: 昆明卓林包装印刷有限公司

开本: 850mm × 1168mm 1/32

印张: 5.5

字数: 108千

版次: 2011年9月第1版

印次: 2011年9月第1次印刷

书号: ISBN 978-7-5482-0568-5

定价: 24.00元

社址: 昆明市翠湖北路2号云南大学英华园内(650091)

电话: (0871) 5033244 5031070

网址: <http://www.ynup.com>

E-mail: market@ynup.com

前 言

近日，欣闻玉溪师范学院艺术学院舞蹈系岳春君将出版专著——《泰国北部山地民族舞蹈文化研究》。此讯既是我意料之中的结果，亦是我所期盼的一桩幸事！所谓意料之中，大抵是因为我曾于2010年有幸担任了由岳春君主持的云南省教育厅教育科学基金项目·青年课题——《云南与泰北跨境山地民族民俗活动中舞蹈形态保护研究》项目结题的验收评审专家组组长。正是在此次对该项目的验收评审过程中，使我较为全面地认知了玉溪师范学院艺术学院舞蹈系岳春等一批既有志献身优秀民族艺术传统保护、传承事业，又能脚踏实地对湄公河次区域泰国跨境山地民族舞蹈文化进行深入、持续地考察和历时多年潜心研究的青年教师们。

从岳春君主持的《云南与泰北跨境山地民族民俗活动中舞蹈形态保护研究》项目的结题成果的验收评审资料中，能让读者感受到岳春等青年教师们意欲对湄公河次区域泰国跨境山地民族中的阿卡族、拉祜族、苗族等跨境山地民族的舞蹈、宗教、民俗等从舞蹈艺术中进行多视角、多层面的有益探索与文化诠释。正是他们力图对湄公河次区域泰国



跨境山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合理开发、传承与保护，初步达到了项目预期促进相关各国人民的相互了解，进而实现促进湄公河次区域文化合作进程的目标与愿望。缘此，也就成就了本书在湄公河次区域跨境民族艺术研究与地域民族特色教育方面的学术价值、实用价值与现实意义。

湄公河次区域位于中国、东南亚、南亚三大地区的结合部。数千年来，澜沧江—湄公河次区域成为云南众多少数民族与跨境山地外民族聚居、杂居、交流与迁徙的重要历史文化走廊与通道。长期以来，这些民族“一衣带水”、相邻而居，互惠互融，和谐共处。许多跨境山地民族村落里流传至今的各种传统舞蹈文化形态，个性与共性并存。他们其中的相当一部分民族，甚至在文化、语言、民俗、宗教信仰等方面沿袭了一脉相承、同源异流或一元多支的文化特征。而这些文化特征则更多地存活和展现在他们的各种传统舞蹈文化形态之中。难能可贵的是，这些跨境山地民族村落里的各种传统舞蹈文化形态及其民俗传统在现代文明的冲击下，还大量保留着相对比较淳朴原始的状态。它们无疑均是澜沧江—湄公河次区域各国、各民族先民们共同创造的一笔重要文化艺术遗产和珍贵的精神财富。

鄙人之所以把岳春君将出版的专著——《泰国北部山地民族舞蹈文化研究》一书称为亦是我所期盼的一桩幸事，还因为岳春作为云南民族大学原民族艺术系首届毕业生的舞蹈艺术启蒙与成长之路，与云南高等民族艺术教育新路的一段探索历程息息相关。

自1994年始，我曾在云南民族大学原民族艺术系（即今云南民族大学民族艺术学院）担任系主任。云南民族大学原民族艺术系的创立，得益于美国“福特基金会”、美国“美中艺术交流中心”、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等国际文化艺术组织、机构、著名进步人士的支持与促成。从原云南民族学院民族艺术系筹备组伊始，直至创建了从专科、本科到硕士研究生的民族艺术教育体系期间，对于如何创建具有鲜明特色的高等民族艺术教育体系模式新路的探索，及其如何规划制定高等民族艺术教育体系模式的办学方向、人才培养目标、教学大纲、教学计划等重大问题，便成了我们与省内、国内及国际民族艺术教育机构和各国艺术专家们交流讨论的焦点与核心。

众所皆知，长期以来，云南省的中、高等艺术教育数十年来基本上都是沿用或曰“拷贝”、“复



制”北京中央艺术院校的办学方向、培养目标、教学大纲、教学计划以及课程教材的模式。云南民族学院民族艺术系意欲在西部边疆省区探索创建我国具有鲜明本土地域特色的高等民族艺术教育体系模式，无论在理论与实践的层面上其难度是可想而知的。值得庆幸的是，基于一种难以割舍的为民族民间艺术传承努力奋斗的情结与文化信念，我们大胆借鉴了马来西亚、菲律宾、几内亚等国际民族艺术教育机构和各国艺术专家的本土特色民族艺术教育模式；引入大批各民族民间艺术家进课堂教学；在师生中以“民族艺术之花在我心中开放”为座右铭，提出“民族艺术家要学者化”的培养目标与努力方向。

与此同时，从1995年秋季开始，云南民族学院民族艺术系在云南省率先开设了云南民族简史、民族理论与民族政策、缅甸宫廷舞、印度古典舞，教授具有原生态与鲜明本土化特色的白族民间舞、哈尼族民间舞、彝族烟盒舞、苗族芦笙舞、彝族打歌、傩舞、傈僳族民间舞、彝族神灯舞、纳西族东巴舞谱、葫芦丝、巴乌、四弦、葫芦笙……20余种本土特色课程。师生们利用国际资助的经费，深入大理、红河、迪庆、丽江、文山、德宏、曲靖、



昭通等16个州、市的民族地区进行深入的田野考察，向生活学习，拜著名民间艺人为师，与民族文化结下了深厚的感情。

如今已在高校任教的玉溪师范学院的岳春、额瑜婷、王雁，云南民族大学的熊永茹、岩坤，云南艺术学院文华学院的周林晖、段思宇、唐晓萍，保山学院的庞燕，红河学院的张富宁，以及云南大学旅游文化学院的常国华等一大批同学，其时既是这种本土化民族艺术教学改革与实践的受益者，又是亲历了这项国际性“云南民族文化合作计划”的参与者，还是这次具有开创意义的民族艺术教育改革的见证人与实践者。他们与教师在这些教学改革与实践中，逐步明确了学习目的。部分同学还参加了制定办学方向、培养目标、编写教学大纲、教学计划，以及开展《彝族民间舞》、《白族民间舞》、《哈尼族民间舞》、《苗族民间舞》等特色教材的规划、建设与实施，并与教师一道积极探索民族艺术教育科学的理论。同学们通过亲历此类开创性的高等民族艺术教育实践与改革，学会了运用马列主义历史观和方法论，能正确地进行文化价值判断，初步掌握艺术形态变异和文化流向的规律，树立了对本土民族艺术教育的信念，坚定了民族文化自信



心。这一切，对岳春等毕业生们今天的学术定位、职业走向与立业成才，无疑起到了奠基性的作用。这亦是当初我所期盼的培养一批本土化民族艺术教学改革与实践后继人才的初衷和愿望。

今天的岳春君等优秀毕业生们，正如我所期待的一样，重科研、练内功，已逐渐在青年教师中蔚然成风。这在高校是艺术科学理论价值观的一种转变和提升，是思想观念上的一步重大跨越。随着云南高等民族艺术教育改革进程的不断深入与自身对民族艺术教育价值意义认识的提升，其所产生的社会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将把他们的信念和身心带入了“衣带渐宽终不悔”的学术境界。其中，对岳春君等有志于继续沿此路径不悔的苦行者或有心人而言，若能矢志在将来相当一段时期中继续探索，甘愿含辛茹苦、默默无闻，将会感悟到“坐冷板凳”亦乐在其中、乐得其所，也必将在漫漫教育科研征途中，改变自己的命运与人生，亦可能因此“修成正果”而终成大器！

通观《泰国北部山地民族舞蹈文化研究》，可以从中窥知：岳春君与课题组的同仁们，在一同经历了苦恼与困惑——体验其中的乐趣——认知其中的价值——难以割舍的思想情感的变化升华过程。



随着课题研究工作的进展、深入和成果的积累，岳春君与课题组坚定了对课题项目的情感、决心与信念，形成并已上升为一种坚定的民族文化信仰。与此同时，《泰国北部山地民族舞蹈文化研究》一书的价值也充分展现在作者对这些原生态舞蹈文化进行艺术人类学的考释、揭示与解读之中。此书的问世，亦将为玉溪师范学院民族艺术学的学科建设增添一砖一瓦，进而也为玉溪师范学院的学术立校、兴校、教育改革，以及带动教学质量提高、师资队伍建设和发展增加一分竞争力！

概而观之，由岳春领衔的历时近六年的《云南与泰北跨境山地民族民俗活动中舞蹈形态保护研究》项目的学术研究，虽不足以概全貌，却能够通过现在考察研究的过程与初步成果展现其学术追求。值得称道的是，岳春君能站在一定的学术高度，审视同一个民族在不同政体、不同地域文化背景下所呈现的独具区域特色的审美特征、共性与个性，以及因为不断跟外界文化交流所形成的变异情况。因此，其学术成果在把湄公河次区域舞蹈文化的悠久文明和灿烂光彩展现给世人的同时，将对促进相关各国人民的相互了解，进而对促进湄公河次区域的教育与文化艺术合作进程和为促进相关国家舞蹈文化的共同发展找到契合



点。最终实现“文化分享、教育合作、区域发展”的战略，立足区域优势，共享文化资源，加强文化艺术与教育合作，共同探究区域文化经济发展之新路，为建设云南“民族文化强省”，实施“桥头堡”战略作出更多的贡献。

石裕祖

2011年8月8日于春城豹子头山麓草寓

石裕祖：

云南艺术学院教授、教育部学位与研究生教育专家、云南高校省级名师、硕士研究生导师、“云南省文学艺术创作基金会”评审委员、云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评审委员会专家、云南省科技厅《科技专家信息系统》专家、云南师范大学商学院教学督导、云南艺术学院文华学院教学督导。



目 录 Contents

1—8	前 言
1—4	第一章 泰北山地民族舞蹈概况以及现状分析
5—8	第二章 泰北山地民族舞蹈形态以及变异趋向
9—16	第三章 泰北山地民族舞蹈的保护与发展对策
17—24	第四章 湄公河次区域克伦族传统舞蹈民族特色以及审美
25—32	第五章 论泰北少数民族宗教以及宗教舞蹈艺术

目 录 Contents

33—39	第六章 泰北山地民族舞蹈的共性与个性分析
40—151	第七章 泰北村落里的山地民族舞蹈形态
152—161	第八章 关于如何把湄公河次区域泰国北部跨境山地民族舞蹈形态纳入大学课程的一点思考
162	参考文献
163—164	后 记

□ 第一章

泰北山地民族舞蹈概况以及现状分析

泰国北部山地有二十多个少数民族聚居，习惯上人们把他们叫做山地民族。这里可以说是原始生态舞蹈的海洋。特殊的地理地域特征、气候条件、农耕经济形态等因素造就了他们的传统文化，其舞蹈因此具有浓郁的农耕文化和宗教特征。舞蹈形态集中体现了山地民族的民俗、宗教、生产、生活的状况。由于大部分山地民族远离城市文明，还没有完全受到现代文明的彻底冲击，所以在很大程度上，这种舞蹈形态还处于较为原始、古朴的状态。

从山地民族的演变历史看，他们来自周边国家和地区，主要是由于政治、经济，特别是社会动乱等原因，加之这里在当时较为适宜的地理环境，山地民族便在泰国北部山地形成。相对而言，山地民族勤劳、智慧、善良而坚强，在漫长的族群迁徙过程中，创造了灿烂的文化。他们用舞蹈的形式，真实、直观地记录了迁徙过程中先辈们用勤劳的汗水乃至鲜血、生命换取的宝贵的生活、生产、战争等经验，并感召后代子孙以自强不息的顽强抗争精神来优化生存环境。山地民族的聚居地大都远离都市，虽然风景宜人、山清水秀，但瘟疫、疾病时常困扰着村民以及他们赖以生存的家畜。在没有现代医疗条件的情况



下，他们只能用祭祀类的舞蹈来“治病疗伤”、驱除邪恶。很多山地民族本身就处于半山农耕经济状态，生产力水平低下，基本上处于靠山吃山、就地取材、刀耕火种的原始自然经济状态。当年的气候条件决定人们的温饱，降雨量的多寡主宰着村民的衣食住行，为了来年庄稼长势旺盛，获得丰收，人们通过祭祀舞蹈来祈求风调雨顺、消除虫害、祈福消灾。因此，舞蹈作为他们与神灵、祖先通灵对话的工具，成为人们生活生产过程中不可缺少的心灵寄托。有了舞蹈，村落头人、巫师、摩批的威严显得神圣不可侵犯，因为他们是村落的守护者，同时也是领舞者。在阿卡、傈僳族等族的村落，举行仪式前所跳的舞蹈都必须由头人、巫师或者摩批领舞，在他们家里面先跳过之后方可在全村人参与的特定场所跳。所以，舞蹈在人们的意识里是神圣的，跟想象中的神灵、祖先紧密联系在一起，人们赋予它如祖先、神灵一般无穷的魔力。而人们只要投入到舞蹈中，也就受到了神灵和祖先的庇护，就会变得健康、强壮从而坚不可摧。由于受到上述各种因素的作用，泰国北部山地民族的舞蹈形态具有以下几个主要特征：①舞蹈形态具有较浓郁的原始宗教特征；②不同山地民族舞蹈形态的内涵、风格特征各异，个性特征突出；③舞蹈文化在民俗活动、宗教仪式里占主导。

据调查，在阿卡族村落阿帕，会跳本民族传统舞蹈的人仅



仅20个左右，其中只有极个别人知道舞蹈的名称与内涵，很大一部分村民仅仅停留在“略知一二”、“会跳一点”的层面上，25岁以下特别是在外读书或工作的普遍反映对本民族舞蹈甚至文化不感兴趣。例如，笔者曾经遇到过一个阿卡族牧师，他对阿卡文化等传统文化的不屑态度很使人惊讶。他认为，像丧葬仪式上的有些现象不应该保留，人死了就应该火化而不应再举行隆重的丧葬仪式。主要理由有二：①只有信奉基督教，人的灵魂方可永生。这很显然是受到西方文化比较深的影响。②避免铺张浪费。假如像他所说，真的取消葬礼，那很显然，没有了仪式，也将没有了仪式上的舞蹈，甚至意味着关于祖先崇拜的很多民俗宗教文化形态也将面临灭绝。但是，有一位名叫Ajer的阿卡族学生（在清莱皇家大学英语系就读）说，他很担心：这样下去，那么再过二十年，很多古老的阿帕村落文化会在眼前消失。相对来说，拉祜族村寨的情况稍微好一些，小到刚刚学会走路的孩子，大到还能走路的老人，他们对本民族的舞蹈非常热衷，而中年人很大一部分都能唱能跳，能弹能吹。然而，这种祭祀舞蹈现在却面临异国文化，尤其是西方文化的强烈冲击，例如拉祜族舞蹈组合“拜客人”就出现了受南传上座部佛教的影响而发生变异的现象。对此，笔者在访问清迈皇家大学艺术系、国家戏剧学院等高校时，曾和这些高校的舞蹈专业教师进行了全方位的交流切磋。我们感到：现在他们



的课程设置主要是针对泰国的传统舞蹈、孔戏等，而对山地民族的舞蹈仅仅限于了解、适当接触，没有正式纳入课程教学的建设范围。也就是说，山地民族的舞蹈还没有正式进入大学课堂成为必修科目，这不能不说是令人担忧的现象。